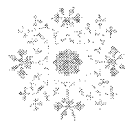




徐志摩传

宋炳辉 / 著



徐志摩传

宋炳辉 / 著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志摩传/宋炳辉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1

(中国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ISBN 978-7-309-07104-7

I. 徐… II. 宋… III. 徐志摩(1896~1931)-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1455 号

徐志摩传

宋炳辉 著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孙 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8 字数 219 千

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7104-7/K · 273

定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英年罹难	1
第二章 父亲的悲哀	7
一、老父招魂	7
二、硃石的岁月	8
三、头大尾巴小的顽皮小孩	11
四、终身大事	14
五、父亲的疑惑与悲哀	17
六、远涉重洋	20
第三章 诗人诞生	26
一、精神故乡	26
二、师从罗素	27
三、从伦敦到康桥	34
四、异国婚变	43
五、沉醉自然	54
六、永远的曼殊斐尔	57
七、诗人的诞生	61
八、泪别康桥	64
第四章 理想的搏击	69
一、传道者	69
二、现实的回应	74
三、相随泰戈尔	81
四、浪漫理想的诗意象征	89
五、聚散新月社	97
第五章 浪漫爱情的求索	107
一、生命的中心与精华	107

二、痛苦与欢乐相伴	110
三、人海觅伴	116
四、浪漫情炽	123
五、伤感之旅	131
六、凯旋眉轩	140
第六章 “晨副”，我的喇叭	149
一、辉煌的眩晕	149
二、“晨副”天地(一)	150
三、“晨副”天地(二)	155
四、从《诗镌》到《剧刊》	162
第七章 信仰的挣扎	171
一、痛苦的自剖	171
二、阴云笼罩	176
三、希望的新月	187
四、重温旧梦	193
五、黑夜里的啼唱	199
六、危机四起	203
第八章 浪漫亦逝	213
一、解脱与飞升	213
二、无限憾恨	218
.....	
附录 徐志摩年表简编	226
参考书目	236
.....	
初版序(贾植芳)	237
初版后记	239
再版后记	241

第一章 英年罹难

公元 1931 年 11 月 19 日。上午。

泰山及济南附近上空大雾弥漫，那巍峨挺拔的身影刚刚还在秋日的朗照下，犹如屹立于辽阔的鲁西北平原的巨人，一时间却为这蒸腾的雾气涂抹得了无痕迹。

十二点三十分左右，一架司汀逊式小型运输机进入这一带上空。这是中国航空公司的济南号邮政班机，每天来往于京（南京）平（北平）线上。

上午八时，它从南京机场起飞，十时十分飞抵徐州，停留十分钟后又继续北上。秋高气爽，艳阳当空，华东大地一览无余。阳光朗照下的机身发出幽蓝的闪光，像一只大鹏发出轰轰的巨鸣，展翅北飞，把它的身影投射在深秋斑斓的大地上。

而这突如其来的大雾像巨幅白纱铺天盖地，使飞机一下子迷失了航向。它立即减慢了速度，在能见度极低的空中吃力地分辨着，艰难地飞行着。

突然，“轰”的一声巨响，紧接着一团冲天大火，挟裹着浓烟急速地翻滚着坠落下去……

这时，时针正指着十二点三十五分。

泰山北麓济南南郊二十五里的白马山（开山）下，一片残骸还在燃烧，浓烟在乳白色的大雾里升腾翻卷着，恰似为哀悼殉难者的长长黑纱……

20 日，北平《晨报》刊发了如下消息：

京平北上机肇祸

昨在济南坠落！

机身全焚，乘客司机均烧死。

天雨雾大误触开山

〔济南 19 日专电〕19 日午后二时^①中国航空公司飞机由京飞平，飞行至济南城南卅里党家庄，因天雨雾大，误触开山山顶，当即坠落山下，本报记者亲往调查，见机身全焚毁，仅余空架，乘客一人、司机二人，全被烧死，血肉焦黑，莫可辨认，邮件被焚后，邮票灰仿佛可见，惨状不忍睹……

这司机二人就是驾驶员王贯一和副驾驶员梁璧堂，乘客一人便是这部传记的传主——诗人徐志摩。

诗人生前的名句说：“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那一声轰天巨响，那一团冲天大火和那一股浓烟，就是诗人离去时留下的最后一片辉煌的云彩。只是诗人并不是“悄悄”地走，而是“在那淋漓的大雨里、在那迷蒙的大雾里，一个猛烈的大震动，三百匹马力的飞机碰在一座终古不动的山上，我们的朋友额上受了一下致命伤，大概立即失去了知觉。半空中起了一团大火，像天上陨了一颗大星似的直掉下去”^②。而诗人的魂灵则已飞向天外，去逍遥“云游”了。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才子，一位从头到脚都充溢着浪漫主义气息的诗人，在意外的机难中结束了年仅三十五岁的生命，也告别了他十多年来一直孜孜以求的创作生涯。像诗人生前所热烈敬崇的浪漫派诗人拜伦、雪莱、济慈等一样，他用最彻底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浪漫理想，用对生命的隆重告别写下最后一首让后人回味无穷的诗篇。

但这样的时刻毕竟来得太突然、太仓促了。无论是亲朋好友，还是诗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它的骤然降临。

虽然近一个时期以来，志摩与陆小曼的夫妻关系已进一步恶化，但毕竟他还深爱着小曼，殉难时身上还带着小曼所作的山水画卷，准备再一次邀在平的名流师友题字留念；上海与南京的许多朋友还刚刚与诗人告别，他那热情的话语、可爱的神情还在耳边眼前未曾消失；而在北平机场，梁思成、林徽音夫妇正翘首盼望诗人“从天而降”的到来；诗人自己更是急切地赶赴北平，准备听取当晚林徽音在协和小礼堂为外国

使节所作的关于中国建筑艺术的讲演，北平局势的紧张也使诗人急于对之有所了解；另外，诗人大半年来期待着的小曼北上团聚之举也已可望实现，她到底同意了他的建议，尽管很勉强；更主要的是新月社和《新月》杂志亟待巩固调整充实，在自己的创作方面更想有进一步的飞跃……所有这一切殷殷的期望和美好的憧憬，都被这劈头而来的灾祸打得粉碎，它像一道黑色的铁幕无情地降落，突然间把诗人没顶罩住，而诗人本来还要在人生的舞台上用心地表演下去，参与更多辉煌的人生场景。

诗人这一去，在他自己实在太仓促，而留给同时代的亲友读者和后来人的更是绵绵无绝的遗憾、哀婉和追悼。

就像所有的历史事件一样，诗人的罹难也是无数个偶然的巧合。但当他的亲友们回首往事，细心地检视每一个偶然的细节时，又会发现冥冥之中似有一股力量在操纵着。只是对过往的事件，人们并不会心甘情愿地屈服于命定之说，总是通过回忆的方式溯寻往事的种种另外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的依据便是在不可挽回的事件之前寻求一系列的征兆。

对于传主徐志摩的飞来横祸，他的亲朋好友在事后也隐隐地记起些许预兆：

预兆之一：南京。1931年11月18日，也即事发的前一天晚上六时半，志摩去杨铨（杏佛）府上，杨不在，他便留下一条：

才到奉谒，未晤为怅，顷去湘眉处，明早飞北京，虑不获见。北平闻颇恐慌，急于去看看，杏佛兄安好 志摩^①

然后去张歆海、韩湘眉家，不时杨杏佛即到，几人狂谈至十二时始归。这便条后来竟成为志摩的绝笔。而那“虑不获见”也似有了别一番意味。

预兆之二：这一夜的谈话之间，女主人注意到志摩穿的一条又短又小、腰间破着一个窟窿的西装裤子，还像螺旋似的转来转去，寻一根久已遗失的腰带，引得席间大笑。他自嘲说，那是临行仓促中不管好歹抓来穿上的。女主人似忽有所感地说：“Suppose something happens to-

morrow, 志摩!(明天不会出什么事吧?)”

徐志摩顽皮地一笑:“你怕我死么?”

“志摩!正经话,总是当心的好。驾驶员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不知道!没有关系,I always want to fly(我总是要飞的),我以为明天天气晴朗,宜于飞行。”

“你这次乘飞机来回,小曼怎么说?”

“小曼说,我若坐飞机死了,她便作 Merry Widow(风流寡妇)。”

这时,杨杏佛接嘴说:“All widows are merry(凡寡妇皆风流)!”

举座皆笑。酣谈间不觉已深夜。临行时,杨杏佛在前,志摩在后,他转过头来,极温柔的,像长兄似的,轻吻了韩湘眉的左颊^④。

预兆之三:据韩湘眉回忆:

“杏佛还来,志摩是不常来的了!”据杏佛说,我那夜说此话时,连“常”字也掉了。他也并不以为怪,我却记不清了。志摩,难道我的下意识知道那是我们末次的聚会么?我既问起飞机,为何不追究下去?我第二天为什么不早起送你?那天有雾也许可以把你劝回。从此我要天天问这永没有回答的问题了!^⑤

预兆之四:志摩生前喜好坐飞机。他以为,御风而行,遨游长空是一件十分美妙的事,它可以超脱日常生活的烦琐忧郁,犹如大鹏之“其翼若垂天之云……背负苍天,而莫之夭阏者”。徐志摩曾有一诗为《爱的灵感》有一节是:

脱离了这世界,飘渺的,
不知到了那儿,仿佛有
一朵莲花似的云拥着我,
(她脸上浮着莲花的笑)
拥着到达极远的地方去……
唉,我真不希罕再回来,
人说解脱,那许就是罢!^⑥

谁知他真的就“云游”着“解脱”了呢?他还有一篇散文《想飞》,最后一节是:

同时，天上那一点子黑的已经迫切我的头顶，形成了一架鸟形的机器，忽的机沿一侧，一球光直往下注，砰的一声炸响——炸碎了我飞行中的幻想？青天里平添了几堆破碎的浮云。

这是多么生动的描述，对他的短暂的一生，对他的死都是极富形象性的概括，徐志摩对自己的归宿像是早有预感似的。

预兆之五：在诗人最后一次离京之前，他曾去看望凌叔华女士。谈话之间，凌叔华拿出徐志摩在两年前，也就是1929年所写的一篇游记文章，那是当年他们在北平组织“快雪会”，同许多朋友一起上西山赏雪回来，徐志摩的乘兴之作，后来凌叔华将这篇游记工整地抄在她的笔记本上，抄完之后，还随手戏谑地写上了一句：志摩先生千古。

两年后的这一天，徐志摩随手翻到这一页，他盯着这几个字看了许久，“表情十分复杂”……凌叔华后来回忆当天的情景，说自己也暗自吃了一惊，竟忘了两年前还曾写下这么一句话。……^②

诗人罹难前的种种征兆，后来被徐志摩的亲友们沉重而哀婉地回味的、谈论着的，也令几代读者们叹息不已。也许这些飘忽即逝的细节果真预兆着传主的飞来横祸？如果是这样，它们就真的那么重要？那么应验？

回忆是充满诱惑力的一种感情需要，特别是在回忆自己所熟悉的亲友，回忆一个活泼泼的年轻生命的骤然消逝，尤其他恰恰又是才华横溢、赤诚激情的诗人、散文家，是“五四”浪漫一代的典型，这种诱惑力就更加难以抵御了。

诗人徐志摩的身影遥遥地站立在我视野的深处。我们之间相隔着一道难以穿透的时间帷幕。

虽然他离开这个喧嚣的世界还只有七十来年的时间，但这道帷幕已足以使诗人的形象变得扑朔迷离。他生前留下的精彩诗作、散文、书信和日记，都以文字的方式为我们勾勒出这一浪漫生命的素描，而亲友们的诸多怀念文字，都以各自的色泽为这一素描添光加彩。笔者的这部传记，就是凭借这些材料，以稚拙之笔，力图穿越时间帷幕，企望得以一窥诗人当年的真实风采。

但我自知，我永远也无法描绘出诗人当年真正活生生的生命状态。

或许人本来就没有作为稳定的本质存在,人的生存活动本来就像一颗瞬息万变的电子,只会留下无数个各不相同的瞬间侧面。所以,我的写作也仅仅是一种回忆,以我自己的方式,回忆 20 世纪初叶中国的一位充满生命活力和创造精神的浪漫诗人、散文家,回忆他的生命历程,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以及这两者和时代文化背景的独特感应。

对于翻阅这本传记的读者诸君,我首先在这里表示衷心的感谢。

就让我们一起回忆传主徐志摩的短短三十五年的生涯,回忆他作为“五四”一代浪漫诗人和散文家的长成、奋发、抗争直至他最后与世诀别的生活道路和心路历程吧。

注释

① 关于济南号邮政机出事的准确时间,当时的报道说法不一,此为一说。详见本书第八章。

② 见胡适:《追悼志摩》,《新月》月刊四卷一期,1934 年 1 月。

③ 见《新文学史料》1982 年第二期。

④⑤ 见《新月》月刊四卷一期,1934 年 1 月。

⑥ 见蒋复璁、梁实秋编:《徐志摩全集》第二辑。本书中所引徐志摩诗文,均以该书为准,之后不一一注明,未收入该集者除外。

⑦ 见陈从周:《徐志摩年谱》,第 92 页。

第二章 父亲的悲哀

一、老父招魂

徐志摩罹难的消息传到了老家浙江硖石。徐府一家顿时陷入一片极度哀痛之中。六十岁的老父徐申如经受的打击尤其沉重。是年4月23日,爱妻钱太夫人病故。徐钱氏是申如先生的第二任妻子,前妻沈氏病故后申如先生续弦钱氏。沈氏没有留下子女,钱氏则为徐府生下了一个独生儿子,就是诗人徐志摩。钱氏的病逝令申如先生十分悲伤,而就在短短的七个月后,风华正茂的儿子又死于非命!这接连而来的沉重打击使老人痛不欲生,老泪纵横。刚刚跨入花甲之年,就有两个亲人相继而去,这莫非命中注定?白发人送黑发人,哀莫大于此!老人含泪忍悲,为儿子写下了如下挽联:

考史诗所载,沉湘捉月,文人横死,各有伤心,尔本超然,岂期邂逅罡风,亦遭惨劫;

自襁褓以来,求学从师,夫妇保持,最怜独子,母今逝矣,忍使凄凉老父,重赋招魂。^①

哀痛之余,从儿子的第一声啼哭,到长大成人,成为一个驰名中外的诗人、教授,不同时期志摩的音容笑貌,连同一幕幕生活场景,一一涌上老人的心头。

聪明伶俐的儿子,在他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时,他就是申如夫妇的一种精神依托,一个甜美而撩人的梦。作为徐家的长孙,申如先生的独苗,自幼起全家就对志摩倾注了极大的关爱与期望。血脉的承传,家道的兴旺,产业的发达,都指望在儿子手里有更喜人的昌隆局面。后来儿子所走的路一点点越出了父亲的期愿,没有按他的愿望成为一个实业

家,这是老人的终身憾事;尤其是儿子的婚姻变故曾颇使老人气恼,以至于志摩的离婚、恋爱、再婚等一系列事件,成为他十多年来的一桩心病。但申如先生的梦始终没有全然破灭,他一直期望儿子会按自己的意愿,做出比自己更辉煌的业绩,光宗耀祖、声震故里、驰名神州。志摩后来果然是蜚声中外了,只是这并非申如先生所期望的那种声名。对于儿子的人生选择,老人与其说是失望与反感,不如说更多的是疑惑不解。儿子在三十五岁的英年猝然离世,使老人的迷梦终归于破灭,也使老人的迷惑终生未解。

二、硖石的岁月

关于诗人早年在浙江硖石的生活场景,我们现在可依凭的东西并不太多。只在他的亲友们的回忆文字中有少量的涉及。另外,从他自己的一些散文里也可以看到他少儿生活的一些片段。志摩走得如此匆忙,不像那些寿终正寝的作家,到晚年可以从容地回忆自己生命的每一段旅程。我们只好从这些零碎的片段连缀中,依稀分辨少年徐志摩的形象了。

但在徐申如先生的回忆里,诗人的童年时代是最使他缱绻难忘的。他的希望、他的欢乐,还没有为后来的现实所侵扰。那时候的小志摩,尤其可爱可怜。

徐志摩的故乡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今海宁市),位于杭州湾以北杭嘉湖平原中部,在地理上也属长江三角洲。它地处沪宁铁路中南部,是江南鱼米之乡,自古便是米丝的大宗集散之地。东西两山(合称硖山、双山)隔镇相对,山上草木葱郁,石奇洞幽。东山在半个世纪以前遍布殿亭庙宇,寺内钟鼓木鱼声、念佛声昼夜悠悠不绝,给东山抹上一片神秘的色彩。

与东山相望,西山山麓有宏伟的西寺,它至今还一身斑驳地坐落在那里。寺前有一宽阔场地,场上有一对唐代留下的经幢。逢年过节,这里是全城最热闹之所在,唱戏献艺的,要把戏卖药的,卖糖塑小吃的,算命要饭的……千姿百态;更多的自然是络绎不绝的香客和看客。幼年

时的志摩便时常出没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用一双天真好奇的眼睛领略着这一幅世态缩影。

在西寺近旁，便是该镇在废除科举后开办的第一所洋学堂，志摩在这里念完了小学。沿小径上西山，山腰有广福寺、梅坛。梅坛是当地雅士文人作画赋诗之处。再攀援而上，山巅有一翼然亭。

东西两山之间的硖石镇，也是比较典型的江南城镇，一条狭窄的硖河贯穿街区中部，硖河又派生许多横向小支流，形成一片水网穿流于街道住宅之间，使硖石成为一个开窗见河、出门过桥的水乡闹市。

徐申如一家，就住在保宁坊的一家四进楼房里。

徐家在明正德年间开始经商，到徐申如手里，产业又有很大的发展。徐申如是个开明业主，除了在本埠经营酱园、钱庄、绸庄外，还将主要的资财开办了硖石电灯厂、蚕丝厂、布厂、双山习艺所，以及上海的票庄银号。他曾任硖石商会会长，在沪杭一带的金融实业界也有相当的地位。作为一个商人和实业家，他颇具开拓精神和远见卓识。当年江浙商界集资修建沪杭铁路时，徐申如就是主要的股东之一。沪杭铁路原计划从上海出发，经嘉兴直接南下杭州。徐申如则力争铁路东弯经硖石，他深知要振兴硖石工业，发展硖石经济，必须先开发交通。当时硖石的保守势力竭力反对，甚至纠结一伙人砸毁徐家，但徐申如坚持主张，最后才终于如愿。他竭尽全力为徐家挣得了产业和名声，也更指望能在下一代手里进一步发扬光大。

公元1897年1月15日，徐申如喜得一子，这便是后来蜚声中国现代文坛的诗人徐志摩。按族谱排列，取名徐章埜，字樵森，因父名申如，故又小字又申。志摩成为诗人以后，曾用南湖、诗哲、海谷、大兵、云中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等笔名发表诗文。家道兴盛之时又添贵子，徐家真是如获至宝。据说，诗人年幼时，有一次一个法号志恢的和尚在他的头上前前后后、仔仔细细摸了一遍，说“此人将来必成大器”，和尚这一多半出于恭维的话在徐申如听来却特别顺耳，它倒是道出了申如先生的心声，“志摩”的名字便由此而来，它是诗人在1918年赴美前夕徐申如给儿子改的字。

小志摩的降生为徐府增添了莫大的欢乐。他的聪颖可爱、他的独

子的特殊地位,使他尤其获得了更多的爱。在家人中,两位女性长辈对志摩的娇宠,不仅使他多年难忘,而且自幼便养成了他纵情放任的秉性,这对徐志摩日后人格气质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3年秋,祖母故世,二十七岁的志摩写下了近万字的祭文《我的祖母之死》,抒发了诗人的绵绵情思。他写道:

……她宠我爱我的深情,更不是文字所能描写;她那深厚的慈荫,真是无所不包、无所不蔽。但她的身心即使劳碌了一生,她的报酬却在灵魂无上的平安;她的安慰就在她的儿女孙曾,只要我们能够步她的前例,各尽天定的责任,她在冥冥中也永远地微笑了。

看来,志摩的待人处世,曾是以其祖母为楷模的。但不知老人对这孙子在婚事上惊世骇俗的反叛之举作如何感想。

对于母亲,志摩自然也始终情深意切。1925年8月1日,他写下了《给母亲》一诗,发表在31日的《晨报副刊》上,尽管该诗所抒发的更多是一种成年男子因爱情而导致的对母爱的觉醒和认识,但也同样说明了母亲在诗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至少,诗人对人类慈爱的道德观念的最初萌生,是得自于这两位女性长辈的爱的滋润和启发。此外,徐家的一位名叫家麟的佣人,给小志摩的印象极深,志摩在小说《家德》里对其有详细的描述。家麟经常给小志摩讲花的故事,唱赞神歌,讲《岳传》,志摩从这位老佣人那里学得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也体验了一种贫苦劳动者的朴素情感。他对家麟的故事与唱咏十分入迷,也常深深地为之感动。

徐申如虽然视小志摩为掌上明珠,但他更多地为儿子的远大前程考虑,所以对志摩的功课要求相当严格。从四岁起,志摩便入私塾读书,他聪明颖悟,善学能记,只是活泼好动,有时学课不勤。十一岁时入硖石镇第一所洋学堂——开智学堂,学习国文、数学、英文、修身、体育等课程。先生张树森很赞赏小志摩的作文。

从现存的一篇《论哥舒翰潼关之败》中可以看出,十三岁的志摩已经有相当的国学根底了。

1990年冬,志摩以优异的学业成绩毕业于开智学堂。

与同时代的其他文人相比,徐志摩少儿时代的家庭教育是相对开明的,环境气氛也相对轻松自由。这除了他是独子这一原因之外,也与徐申如作为一个近代开明实业家有关。徐申如依靠祖传的产业为基础,凭借他的经营手腕与眼光,使他的产业从传统的封建业主型向近代资本家型转化,而不是凭世袭的政治地位赢得产业兴盛。因而他观念中的封建家长式的专制意识就相对地比传统的封建家族主有所薄弱,具有一定的民主平等意识,这一因素与对独子的溺爱之情一起,促使志摩幼年时代的活泼好动、放任纵情的天性得以生存和发展。但相对于徐志摩而言,徐申如毕竟属于传统的一代,因而他无法真正理解志摩后来对事业前程、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的一系列背离传统的选择。

三、头大尾巴小的顽皮小孩

在同一级同一宿舍里却有两位奇人在跳跃活动……而尤其是那个头大尾巴小(当时志摩长得头大身体小),戴金丝边近视眼镜的顽皮小孩,平时那样的不用功,那样的爱看小说——他平时拿在手里的总是一卷有光纸上印着石印细字的小本子——而考起来或作文起来总是分数得最多的一个。^②

这是作家郁达夫在志摩去世后的悼念文章《志摩的回忆》中,对中学时代徐志摩的一段回忆文字。当时,郁达夫与徐志摩是同级同班,而且住在同一宿舍。同住的还有志摩的表兄沈淑薇。那时,十四岁的郁达夫刚刚从富阳转入杭州府中,一个久居乡下的少年突然来到省府城市,周围的一切都是新鲜而可怕的,在课堂上、宿舍里自然也都战战兢兢,“同蜗牛似的蜷伏着,连头也不敢伸一伸”。但和少年郁达夫的畏缩、羞怯相反,当时的徐志摩却尤其活泼好动,伶俐顽皮。在课堂上或宿舍里,他总是和另一个同学交头接耳地密谈着、高笑着,跳来跳去,和这个那个闹闹,喜欢出其不意地做出一些很可笑很奇特的事情,来吸引大家的注意。中学时代志摩的活泼好动在性情内敛的乡下少年郁达夫的眼里,或许有因性格反差而致的夸张成分,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郁达夫的文字里看出志摩年少时的热情活跃、喜好引人注目、努力

成为人群中心的脾性，其中包含着优等生所常有的那种自我优越感。

1910年春，徐志摩的姑丈蒋谨旂托当时任浙江省咨议局副议长的沈钧儒先生写信给杭州府中学的监督邵伯纲，介绍志摩及其表兄沈淑薇一同进杭州府中学习，上述郁达夫的一段文字就是对当时生活的回忆。

杭州府中的校址当时在大方伯，徐志摩在那里学习国文、数学、物理、化学、英文、地理等课程，同学当中有董任坚、姜立夫、郑午昌、郁达夫等人。志摩聪颖过人，每次期终总考年级第一名。按当时杭州府中规定，终考第一名者任年级长，志摩因而荣任。

对徐志摩来说，虽然不是第一次离家远行，但离开父母亲人，来到陌生而繁华的杭州府读书、生活，还是平生第一次。因他生性活泼好动，并且学业成绩之优异增强了少年的自信，所以他在中学时代依旧是纵情放任，并成为同学中交际最频繁的一个。同时，还在小志摩专心于写他的《论哥舒翰潼关之败》，以他小小的心灵探究唐史上平定“安史之乱”的潼关之战失利的原因，在史事中表达对昏君佞臣的鞭笞和对忠臣的赞叹辩护时，杭州学界已经感应了革命风潮。1909年冬天，就在离杭州府中不远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爆发了轰动全省的学潮，许寿裳、周树人等教员不满学督夏震武顽固的封建治校方式，以集体罢教逼夏辞职，其间还发生了学生请愿。学潮很快以师生的胜利结束，这在杭州乃至整个浙江学界是一次莫大的震动。等徐志摩来到杭州府中读书时，两级师范学堂的学潮虽已平息，但浙江学界的空气已比以前活跃多了，徐志摩对这也有可能有所感受。

1911年秋，辛亥革命爆发，杭州府中停办，志摩一度休学在家。

自儿子离家在外，在杭州府中读书以后，申如先生渐渐地发现儿子身上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儿子的模样还是那么可爱，近视眼镜后面的一双大眼还是闪烁着顽皮和机灵，但他已渐渐关心起国事政局、时事风潮。在革命党光复杭州后，杭州府中因局势动乱而停办的一年半时间里，志摩休学在家，但常常忙碌地进进出出，与表兄沈淑薇谈论着什么。复学后，申如先生了解到儿子正热烈地崇拜着梁任公先生，还学着梁先生做起了文章登在学堂的报纸上。儿子崇拜梁先生这样有学问有胆略